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和谐之声

最美音乐课

○孙成栋

在四十年前的农村小学,对孩子们来说,上一堂音乐课是个奢侈的梦。

而我,居然成了岁月的幸运儿,在小学的最后一年中,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能享受一节音乐课时光。之所以能获得这一次馈赠,是因我们有一位蔡老师。

与魏巍的蔡芸芝老师不同,我们的蔡老师是一位潇洒俊逸的小伙子。记得当年的他白白净净,身材略微偏瘦却格外匀称,一副玉树临风的模样。

那个初秋,我从另一所学校转学而来。没想到,第一堂课居然是音乐课。在原来的学校,是没有音乐课的,听歌的唯一渠道是村里的广播。所以,这别样的课堂让我倍觉新鲜和惊喜。

随着一阵清脆的铃声,蔡老师迈着轻盈的步履走了进来。只见他手中拎着一把二胡,腋下夹着一张卷成圈的白纸。待纸展开来,挂到黑板上,才知道那是一张毛笔手抄的歌词和歌谱。

记得那支歌是《驼铃》。“送战友 / 踏征程

/ 默默无语两眼泪 / 耳边响起驼铃声……”与这饱含深情的歌词相伴的,是一串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歌谱,更令我着迷的是那劲道俊逸的小楷,既工整又灵动洒脱。

及至二胡响起,歌儿唱起来,我才真正领略到蔡老师的才情。那如溪水般淙淙流淌的琴声,那似天籁般悠扬真挚的歌声,简直要赶上广播里播放的了,让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其中。

奇怪的是,原先满心孤寂的我,随着忐忑的歌声汇入班级的和声,那种陌生感也渐渐消失,恍若自己成了一颗水滴,正徐徐融入一方汪洋中。

随后的日子里,蔡老师又教了我们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大海啊故乡》《太湖美》……那每周一次的音乐课上,我们与一曲曲优美的旋律邂逅,陶醉于艺术的熏陶中,也在心田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有时候,音乐课因故被调整时间,迫不及待的我们便派代表到蔡老师那里打听何

时上音乐课。为了“讨好”蔡老师,我们会利用课余时间,自发地给他擦宿舍的窗子。

美好的日子总是倏忽而逝。转眼间,我已小学毕业,离开了蔡老师,也离开了他的歌声与琴声。

后来,镇里办起了中心校,有了初中班。我虽不在中心校上学,但从该校最后一排临街的教室后经过时,出于好奇,还是会竖起耳朵听听里面的声音。

一次,走过临街教室时,听到的声音居然像极了蔡老师的。我不禁一愣,干脆停下来凝神细听。不错,就是蔡老师的声音!可听上去去的不是音乐课,而是化学课呀。

纳闷之际,我搬来几块砖头垫在脚下,悄悄地扒着窗户向教室里看去。果然是蔡老师,果然是化学课!只见他边讲边在黑板上写下一个个反应式,还不时拿起讲台上的试管做实验。

蔡老师什么时候变成化学老师了?走在路上,我百思不得其解。而脑海中浮现的,是当年他为我们上音乐课时的一幕幕。

过了一个多学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无意中听到两位老师闲聊,关于蔡老师的谜团才解开。

原来,蔡老师在大学里读的就是化学专业,毕业分配时原本应该分到中学,却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一所农村小学。而小学里根本没有化学课,蔡老师纵有满腹学问也无用武之地。

虽然也有过迷茫和失落,但蔡老师很快振作起来,利用自己的业余爱好,为孩子们开了音乐课。他每次都精心备课,不仅反复筛选歌曲,还花上大半天时间认真抄写歌词歌谱。

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漫漫人生路,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而蔡老师在我的记忆里,是那么特别。他犹如一株柳树,纵然插到最贫瘠的地方也能绿意盎然,生机勃勃,迎风玉立,给脚下的土地带来一份美好。尽管后来他终操“主”业,成了一名化学名师,但我永远记得那一节节音乐课。在我心目中,那是世上最美的音乐课。

生活素描

教师节往事

○陈寅阳

疏离教育二十年,但每年一度的教师节总会在心中激起一些涟漪,一点点漾开去。重回久违的校园,过往的教师节情景不断浮现。

我入师范读书的第一年,恰逢庆祝第一个教师节。饭厅改扮而成的礼堂,流光溢彩,美轮美奂,领导讲话、文艺演出,人声鼎沸中,带给小小少年的,没有神圣与崇高,有的只是好奇,只是热闹。此后的三年,每年庆祝教师节,便是不不断强化我们的职业意识。

三年师范,转瞬即逝,懵懵懂懂,初为人师,在那所远离喧嚣的乡村初中,度过了六个教师节。每年教师节,除了参加庆祝会、发放纪念品,重头戏便是会餐。因是联办的初中,每年教师节之际,学校便要邀请周边几个村的“头头脑脑”们到学校聚餐。食堂的几位炊工个个拿出看家本领,精心烹饪。办公桌、课桌拼凑而成的餐桌,老师们与村干部拥挤而坐,各式各样的容器装满了菜肴,喝着平时不易喝到的酒,你来我往。酒酣耳热之际,校长方站起身来,充满激情向大家报告,过去一年又考上了几个小中专、几个重点中学,明年学校准备砌两间教室,建一个厕所,需集资多少。这时,早已有事先说好的某个村干部,带头表态:“我们村出五千!”“我们村出六千。”筹资难的村干部,禁不住群情振奋,也赤红着脸嚷道:“我们村人口少,出三千。”嘻嘻哈哈中,学校一年发展大计搞定。至于明年教师节,明年复如是,校长已在心里盘算着在哪儿再砌几间宿舍。

1998年,我到个乡镇从事教育管理,乡镇虽偏远,但每年的教师节活动一样不能少。年年过节,每年都为什么纪念品煞费脑筋,床单被套、茶瓶茶杯、脸盆皮包,几乎发了个遍。农村家庭如果有一人从教,拎的小包、喝的茶杯、用的脸盆都会印着“教师节纪念”的字样,不无骄傲地向人昭示着:我家是有人做“先生”的。再后来,每年的教师节就是到驻地所在的几所学校跑一圈,送去慰问金,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全然没有了在学校过节的那种热闹与兴奋。妻子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每年教师节总会收到一堆学生送的礼物、贺卡、鲜花之类的,看着贺卡上稚嫩的祝福语,不禁让人想起校园生活。

有时会想,我们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庆祝教师节?仪式感固然需要,更要有直抵每个师者内心的人文关怀。忽然想起李镇西的一篇文章,说教师节不是“优秀教师”节,也不是“教育教师节”。心有戚戚焉。又一个教师节来临,酷热已消,秋凉已至,秋实已结,我只想轻轻地说一句:老师,你好!

漫画



打击整治 徐骏 作



绚丽彩虹 姜帆摄

生活感悟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徐飞

不觉已至知天命之年,回首过往,我总是回想起一个人,我的中学语文老师——盐城市一中的李正国老师。

我感觉,我的作文课程是从乡村考入市一中、李老师在教后才真正“开窍”的。李老师那时四十多岁,文才、口才、身材俱佳,十分注意形象,头发一丝不苟,表情严肃,作风严谨,经常穿着咖啡色西装。他才思敏捷,口齿伶俐,步伐轻盈,矫健潇洒,风度十足。在本村学校读书时,一听说要上作文课,我就感到恐怖头痛,但李老师学识渊博,思路清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讲授作文课很有独到之处。那时作文课总是两节课连在一起,他脱开教案,灵活机动,挥洒自如,妙语如珠,绘声绘色讲解、评析,使同学们愉快地度过一个半小时的美好时光。

他不是机械地灌输课本知识,而是用诱导式的教育激发同学们写作的浓厚兴趣,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传授写作技巧。他倾听我们的思考理解,

再引导我们走向正解。他“跨界”地将文史结合,为我们构建“大语观”“诗和远方”。他很注重差异化、亲情化的培育,不局限于固定模式,使同学们写作方面的个性、天性得到发挥。记得那时我们班有个名叫朱容的“小才女”,李老师也很喜欢她。下午作文课结束后是一节自由活动课,有时他给我们两个人单独“开小灶”。经他悉心辅导,1988年秋天,我的习作《风波》在全市中小学作文竞赛中获奖。

他还和我们谈人生经历、生活态度,讲评他自己的随笔,使我们走近了他出身贫寒、人生艰辛,用文字咏叹生活、诗意生活的一面。我们后来才了解到,他原是任教历史课,凭着自己的热情、执着、爱好,“半路出家”成了一名优秀的语文老师。

在明读精品时,他完全沉醉其中,一唱三叹,抑扬顿挫,全班同学也完全被感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这种豁达的生活态度、写作态度对我

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后来,我始终喜爱“写写画画”。走上工作岗位后,我靠着一点“三脚猫”技能,在单位居然从事了十三年的文秘工作。

1989年高中毕业后,我未遇到过李老师。直至2018年夏天,几个在宁的同学“寻觅”到了定居南京的李老师。他们“命令”我和另一位同学从盐城赶去小聚。席间,李老师还指导我,写人物时要突出眼神和细节,倒叙比平铺直叙更加吸引读者的眼球……在散席之际,大家意犹未尽,久久不愿离开。而在那次相聚后一两年,李老师便辞世。

我在李老师的引导感染下,不知不觉走进文学园地一角,体会着敲打文字时的快乐兴奋。我总是思念李老师,渴望能像他那样让文字与生活同在、同乐。我禁不住要写下这心灵的微语,就像那首歌唱道——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往事如烟

那段岁月,那份情

○陈志国

小学毕业,我顺利地升读到北汛农业中学。

北汛农业中学虽然与我们村仅几里路之遥,但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感觉:宽大的操场、高耸的篮球架、几排宽敞的教室掩映在浓郁的树丛中,彰显学校特色的各种农具和老师办公室里的教学工具令我们眼界大开。老师也不再是本土本土的民办或代课教师,而是来自全县甚至全省各地的工农兵大学生、老三届学生、师范生和苏南知青等。

更让我们眼前一亮的是开学报到那天,我们来到贴有红纸的“初一班级”门口,迎接我们的是过去在电影里才看到的烫着发、穿着裙子的一位女老师,她漂亮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每当一位同学登记完毕她都会轻声慢语地说一句:“欢迎你,某某新同学!”

登记结束后,老师让所有同学坐到贴有自己名字的位置上,并作了自我介绍:“同学们,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姓钱。”随即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钱曼莉”三个漂亮的粉笔字。接着黑板上依次出现了班主任李子筛,数学老师陈秀昌,

音乐老师贾晶莹等字……写完名字后,钱老师一甩辫子潇洒地转身:“今天上的第一节课是解读唐朝杜秋娘的《金缕衣》。”老师在逐句解读诗意后,突然加重语气说:“同学们,为什么我们第一节课要解读这首唐诗呢?老师就是希望你们珍惜少年时光,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用之才!”在乡村小学习惯了乡土乡音的我们,全部被老师悦耳的朗读吸引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作为班干的我经常找借口到钱老师的办公室借书和问一些不解的字句,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予以解答。有时老师还主动给我辅导作文等。有一次我到老师办公室送课本,发现办公桌上有一个正在印画的枕头套,我看老师不在,就帮她印画起来,老师回到办公室后高兴地说:“你可以啊!印画得比老师还好!”从此,我成了老师印画的小帮手,甚至她结婚用的枕头套上的鸳鸯都交给我印画……多年后,我出差经过钱老师居住的苏南城市,专门去拜访了她,她竟然一眼就认出了我,并用手摸着我的头,对她爱人介绍说:“这就是我经常说的帮我们印画的那个小同学!”

数学老师陈秀昌,虽然也是我们本乡人,但她的经历却让我们所有同学尊敬和羡慕:陈老师是被毛主席接见过的人。后来大家还得知:陈老师的爱人解放军军官。

我们班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领先。对个别成绩差的或因事、因病落下课程的,陈老师总是利用课余和节假日时间给他们补课。记得初一下学期,我因脸上生了“痘子”,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到校后,陈老师立即把我喊到她办公室,一边关心我的病情,一边帮我补课,且连续补了几个晚上。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天晚上她儿子发高烧,哭闹不停,陈老师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继续帮我补课。

作为无锡下放知青的贾晶莹老师,不但多才多艺,而且心地善良。音乐课上她那甜美的嗓音总是引来教室内外许多欣赏的目光。一些在其他课上调皮、玩闹的同学,以至于一上音乐课就本能地安静和学唱起来,以至于一段时间操场上、上学放学的路上、劳动的田间到处都有我们的歌声。

见大家学音乐的兴趣很高,贾老师还顺势而为在我们班成立了二胡、口琴兴趣

小组,女子舞剑队等。“农”字头的北汛中学也在公社出了名。我们的小演唱、戏曲选段、舞蹈等经常出现在公社的礼堂上。

1976年冬天,我们学校赶排的节目又被公社调演。因第二天要起早出发,我们节目组的十多个同学晚上就住在学校,这下可忙坏了贾老师:她既要给我们辅导,又要安排食宿。第二天早上,当我们所有同学吃完贾老师用煤油炉熬好的稀饭后,出发时间到了,饿着肚子的贾老师带着我们一路高歌地向十多里外的公社礼堂进发。

那天演出我们学校的舞蹈《蝶恋花》获得了一等奖,其他节目均得了二等奖。贾老师高兴地挨个亲了我们:“好样的!回去老师请你们吃油条!”随后就带我们返程。

……两年后,我们初中毕业离开了学校,有的老师也调离或回城了,但那段岁月、那段时光,那份师生情、同学情却深深地印在了每个人的心中。正如多年后,我和黄霖同学去无锡看望腿受伤的贾老师时所说:“短暂的相处终生难忘,真挚的友情刻骨铭心!”

心灵深处

「跨界」的语文老师

○王志光

1983年,我从一所村联办初中考进省属重点中学,到了这里,有两个学科跟不上:英语和体育。

班主任陈老师,50多岁,胖胖的,戴着眼镜,说话不像本地口音,知情人说,陈老师是南京人,一口一个南京腔。他教我们语文,上课喜欢提问,每次我都抢着回答,他都点头微笑以示满意。在选举班干部时,我被选为学习班委兼语文课代表。

我第一学期因体育不及格没被评上“三好学生”,陈老师觉得很可惜。第二学期的一天下午自习课上,他摸了摸我的头,面带笑容,但口气既坚定又庄重:“我们做个约定好不好?这学期体育成绩达到良好以上,一定要拿到‘三好学生’,有没有信心?”我点了点头,郑重地说:“有!”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西北风“呼呼”地吹着口哨,树枝拍打着窗户。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南京腔”:“起来吧,和我一起跑步,看看谁有决心!”“是陈老师!”一个宿舍七个人,有的听出来了,有的推了推旁边酣睡的同学,大家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喝了口水,一起随陈老师跑步。

陈老师始终跑在我们前面,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看见汗珠从他额头滚下来,叫道:“陈老师,您慢一点,我们都追不上您了。”陈老师说:“大慢就没效果了,锻炼在平时,希望你们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还特别扭头对我说:“像小王,这样坚持,我不相信体育会不及格。”

后来我掷铅球一项始终不达标。陈老师知道情况后,下午自习课时间,他带我到操场上训练。时令正是初春,春寒料峭。为了方便运动,陈老师脱去棉袄,手握铅球,给我示范:力在右臂上,甩出去靠的是推力。他还说:“每天保证半小时以上的锻炼时间,掌握要领,平时通过单杠、双杠,多练练劲,增强推力。”

陈老师牺牲了备课和教研的时间,“改行”来当体育老师,为我“开小灶”,其良苦用心令人感动。

学期末,我体育终于获得了良好的成绩,被评为“三好学生”。期末表彰大会上,当我作为获奖代表走上主席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时,看到台下的陈老师脸上露出微笑,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仿佛获奖的是他,而不是我。